

名家专栏

登云山的女儿

乔延凤

她出生三个月，就由传教士的父母带到了镇江来，住在镇江西北登云山上的这幢两层的小楼里；在这里，她度过了婴儿、童年和青年的时光，成为了一个18岁亭亭玉立的姑娘，后回美国上大学，学成后又回到中国来。

1933年，在她写的2000字的《自传》里，有1000多字是记镇江的，这是她一生中难忘、最美好的时光。她的母亲和早夭的弟弟，就埋葬在这片土地上。

在镇江的时候，她有一位中国乳母，她是吃中国母亲的奶长大的；有一位中国家庭教师，中国文化最早哺育了她。这里有棕色头发的小姑娘，后来进入山下不远处的教会学校——崇实女中学习。她就是赛珍珠。

我们能够想到她对镇江、对中国的这份难以割舍的感情。1900年，她就加入了中国国籍。1938年，她的《大地三部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她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国民政府拒绝她参加诺贝尔文学奖仪式。

芸窗札记

怯读书

潘玉毅

怯是怕的意思，怯读书就是怕读书。怕读书，不是不想读书，而是因为心有所惧，担心读书读得不好，担心读书的时候错过了想读的文章以及整本书最精彩的内容。所以怯怯的，显得特别地小心翼翼。

大概是读着读着感觉不对，想要等状态好一点了再去读。但时光是不会等人的，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喜欢的书也越积越多。确实，人应该对书存有敬畏之心，但这种敬畏不可变成人与书之间的疏离，而是应该变成一种推力，推着人向书靠近。

午后的阳光下，在摆满画具的桌上，理出一大片空间，摆上一张白纸，阳光透过窗框和玻璃在纸上投下了琥珀色的光与影。明明灭灭间，我手执一支铅笔，在纸上勾勒出各种线条，满足着内心天马行空的幻想。时而是浓郁而热烈的油画，我画鲜丽的向日葵；我画光芒万丈的晚霞。时而是清淡干净的水彩，我画清澈的蓝水；我画天上的悠悠白云。

我画过去。民初年间的梨园盛景，台上满脸油彩的戏子上演悲欢离合；秦汉时期的万里长城，烽火硝烟间，王朝更替。我画如今。天安门前，冉冉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千万人在这庄重的氛围中，感受着祖国而今的繁华与强大。

我要画如此之多的美好，方寸白纸哪够我做梦，却叹短。我憧憬长梦鼓浪屿，厦门，是一座让人来了就不

想走的城市。海风椰林；白墙红瓦的古朴建筑；沙滩赤脚逐浪的悠然自在；鼓浪屿中葱郁而艳丽的鲜红三角梅；晨曦间穿破尘埃的第一缕天光；夕阳西下，余晖之中天边最后的云兴霞蔚；琳琅灯光中，中山街的特色小吃。都是包裹住我的暖阳阳光，让人无心离开这座海城。

我记得厦门的市中心极度繁华，夜里通明的灯火，人流车流来来往往，奔腾不息，除了三三不时的椰树和市花三角梅，完全看不出这与宁波有什么区别，同样繁华忙碌。

但你往南走，就与市中心完全不同了，也终于看到了它独特的万种柔情。我坐在旅行大巴上，仿佛又遇见了这个城市最好的时代。——它曾让世界各地的人千里迢迢赶来，在这片土地上筑起各色风情的建筑。欧式的，日式的，中式的……窗外是一百年前，背后是现代化的忙碌城市，华与强大。中国辽阔的疆域上，一栋栋高楼大厦好似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我画未来。宇航员在太空中与无数个星球间穿梭飞行，各种黑科技把地球与外星人连在一起。

我如油画般浓郁而热烈的梦想，我如水彩般干净透明的梦想，我如水墨画般柔情万种的梦想，我如素描般黑白分明的梦想——我要以天地为纸，以梦为笔，让河流接住倒影，让鲜花及时怒放，让年华倾其所有，画这大千世界。我要执笔一支，走遍千山万水，做这坐世间的丹青客。

新人新作

纸短情长(散文)

沈焱姿

想走的城市。海风椰林；白墙红瓦的古朴建筑；沙滩赤脚逐浪的悠然自在；鼓浪屿中葱郁而艳丽的鲜红三角梅；晨曦间穿破尘埃的第一缕天光；夕阳西下，余晖之中天边最后的云兴霞蔚；琳琅灯光中，中山街的特色小吃。都是包裹住我的暖阳阳光，让人无心离开这座海城。

我记得厦门的市中心极度繁华，夜里通明的灯火，人流车流来来往往，奔腾不息，除了三三不时的椰树和市花三角梅，完全看不出这与宁波有什么区别，同样繁华忙碌。

但你往南走，就与市中心完全不同了，也终于看到了它独特的万种柔情。我坐在旅行大巴上，仿佛又遇见了这个城市最好的时代。——它曾让世界各地的人千里迢迢赶来，在这片土地上筑起各色风情的建筑。欧式的，日式的，中式的……窗外是一百年前，背后是现代化的忙碌城市，华与强大。中国辽阔的疆域上，一栋栋高楼大厦好似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我画未来。宇航员在太空中与无数个星球间穿梭飞行，各种黑科技把地球与外星人连在一起。

我要画如此之多的美好，方寸白纸哪够我做梦，却叹短。我憧憬长梦鼓浪屿，厦门，是一座让人来了就不

想走的城市。海风椰林；白墙红瓦的古朴建筑；沙滩赤脚逐浪的悠然自在；鼓浪屿中葱郁而艳丽的鲜红三角梅；晨曦间穿破尘埃的第一缕天光；夕阳西下，余晖之中天边最后的云兴霞蔚；琳琅灯光中，中山街的特色小吃。都是包裹住我的暖阳阳光，让人无心离开这座海城。

我记得厦门的市中心极度繁华，夜里通明的灯火，人流车流来来往往，奔腾不息，除了三三不时的椰树和市花三角梅，完全看不出这与宁波有什么区别，同样繁华忙碌。

好看得不像话，像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心思透明如水晶。天空像是被谁不经意间打翻的蓝色墨水瓶，在头顶张狂地渲染着千丝万缕的蓝。海像是块天价珍贵的蓝宝石，在阳光下折射出熠熠点点的亮光。而当我在岛上转悠时，又突然改变了主意。鼓浪屿不应该这样清淡，它明明应该拥有高饱和度的种植。翠绿在步道两旁的苍翠葱郁的植物，香樟首尾相连地覆盖了我目所能及的苍穹。那是流动的绿色，却未因午后阳光变得透明，反而绿得更加浓郁，在青石板间投下斑驳的光影。明明灭灭间，却又见一幅幅高大而有年代感的浮华老房子里的凤仙花与三角梅。鲜红与深桃红相交映映着，从老旧的雕花铁栏栅中探出头。开得像是要耗尽毕生光华。它们在微风中轻轻摆动，明媚照人。而我站在香樟树凛冽的清香中，闭上了眼。世间没有了光却仍有声响，过往游人的笑语，叶片在风中的沙沙声，远处海浪拍岸的响声。我想象岁月如何碾过晨昏，却在这里停步驻足，所以这个小岛从不曾衰老；我想象那道旁浮草如何开出伶仃的花，我想在这树荫里安然睡去。头顶飞过一群喜鹊，叽叽喳喳。我睁眼，踏出树荫，却未踏出梦境。

傍晚界定时间，黄昏指向天边之时，这座城又成了明黄色。布在天边的云彩都被阳光染成了黄色。铺排着的云，高远宁静，像奶油冰激凌一样柔软美好。迎面走来的老夫人身着棉麻的明黄大花布衣对我笑了笑，银白的头发在阳光下泛着金色柔光，衬着浮在脸颊的黄昏。如此温柔，是人、是景、是心境，还是入岛后的时光？我抬头看依旧覆压着的层层缓缓让出个罅隙来，从那之中漏下了夕阳的余晖——那是一

日将尽之时最后的叹息，独自成就着万丈天光。夜更深了，我去了轮渡码头，踏上船甲，呼吸着夜晚的海风有些清冽，却再也吹不醒在岛上做的冗长白日梦。我又渡回了城市辉光之中，望着满街繁盛，有些恍惚。明日天又将明，鼓浪屿又要重复如今日般的色彩变化。世事如书，而我的这本，因为鼓浪屿，比别人多了几张彩页。日升月沉，花开花谢、潮涨潮落，城市明了又暗。在这里，我还穿着那件花影重叠的衣，我还陷在那段隔世经年的梦里，只想静静合衣睡去，不理朝夕。梦中，我还在那座时间之神止步的小岛上。一抬头就能看到浓郁的香樟；还能望见蓝得纯粹的海与天；远处那个老人仍带着微笑走来。那里，浮世的喧嚣，如耳边巨大却渐远的浪声，渺远而不真实。

忙碌的春节

现在的春节年味越来越淡，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对当下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更像一个小长假。如今的春节选择走亲访友，围炉夜话的人越来越少。在过去，除夕前的春运抢票对远在他乡的游子们来说是一件大事。他们往往会在售票中心连夜排队购票，有时买硬座或者站着数十个小时回家，甚至有的买天价的黄牛票。火车站更有一番“盛景”。等着回家的旅人们挤在候车室的过道里，混合着各种方便面的气味和烟味，一片嘈杂中夹杂着各地人们的方言，他们拖家带

口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拥在一起。明明是难耐的环境可脸上统统洋溢着幸福和笑容。喜悦地与同乡攀谈着，聊起儿时和家乡的人物事爽朗地大笑。而如今，这样的情况渐渐少了。但这并不代表春节不忙碌。春节的高速上仍然面临着过度的拥堵，但并不是因为忙着回家，不过是因为大家在忙碌了一年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放松身心的时刻。而使自己能够放松状态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旅行。长途也好，短途也好，搭乘其他交通工具也好，自驾游也好，人们纷纷在春节期间选择出行，并且早早地制定了旅行计划，于是随之而来的便是交通阻塞。以前的人们忙着在年前购买年货。超市里，商场里，人们争相购买折扣促销的年货。回家的路上有人提着活的鸡鸭鱼肉和新鲜的瓜果蔬菜，有的背着单位发的大米和食用油。有的在家门口贴上了年画春联，一片喜气洋洋。孩子们忙着买鞭炮爆竹，在除夕夜里一展风采。夜幕里孩子们奔走跑去追着笑闹着，是最美好的景象。年年岁岁朝暮间，人们团圆，与所爱一同行于天光。现在的春节大人们忙碌于制定旅行计划，给孩子们到处打听各种培训班，从早到晚像小陀螺不停地转动。老师们害怕一个寒假让孩子们玩野了心于是布置了许许多多的寒假作业，结束补课后的学生又要开始赶寒假作业。

虽然如今的春节与过去的春节相比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忙碌，是团圆与和谐。

外出远门的人无论离家多远都要回家过年，春节是中华民族团圆的节日，几千年来已经融入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春节文化内涵中的和谐，首先是每个人都心情舒畅。我们常说：“新年快乐。”它不仅仅代表着祝福，更是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体现，希望每个人都能快快乐乐、和谐相处，与家人、亲友、邻居、同事保持和谐，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是快乐与幸福的。

口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拥在一起。明明是难耐的环境可脸上统统洋溢着幸福和笑容。喜悦地与同乡攀谈着，聊起儿时和家乡的人物事爽朗地大笑。而如今，这样的情况渐渐少了。但这并不代表春节不忙碌。春节的高速上仍然面临着过度的拥堵，但并不是因为忙着回家，不过是因为大家在忙碌了一年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放松身心的时刻。而使自己能够放松状态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旅行。长途也好，短途也好，搭乘其他交通工具也好，自驾游也好，人们纷纷在春节期间选择出行，并且早早地制定了旅行计划，于是随之而来的便是交通阻塞。以前的人们忙着在年前购买年货。超市里，商场里，人们争相购买折扣促销的年货。回家的路上有人提着活的鸡鸭鱼肉和新鲜的瓜果蔬菜，有的背着单位发的大米和食用油。有的在家门口贴上了年画春联，一片喜气洋洋。孩子们忙着买鞭炮爆竹，在除夕夜里一展风采。夜幕里孩子们奔走跑去追着笑闹着，是最美好的景象。年年岁岁朝暮间，人们团圆，与所爱一同行于天光。现在的春节大人们忙碌于制定旅行计划，给孩子们到处打听各种培训班，从早到晚像小陀螺不停地转动。老师们害怕一个寒假让孩子们玩野了心于是布置了许许多多的寒假作业，结束补课后的学生又要开始赶寒假作业。

诗二首

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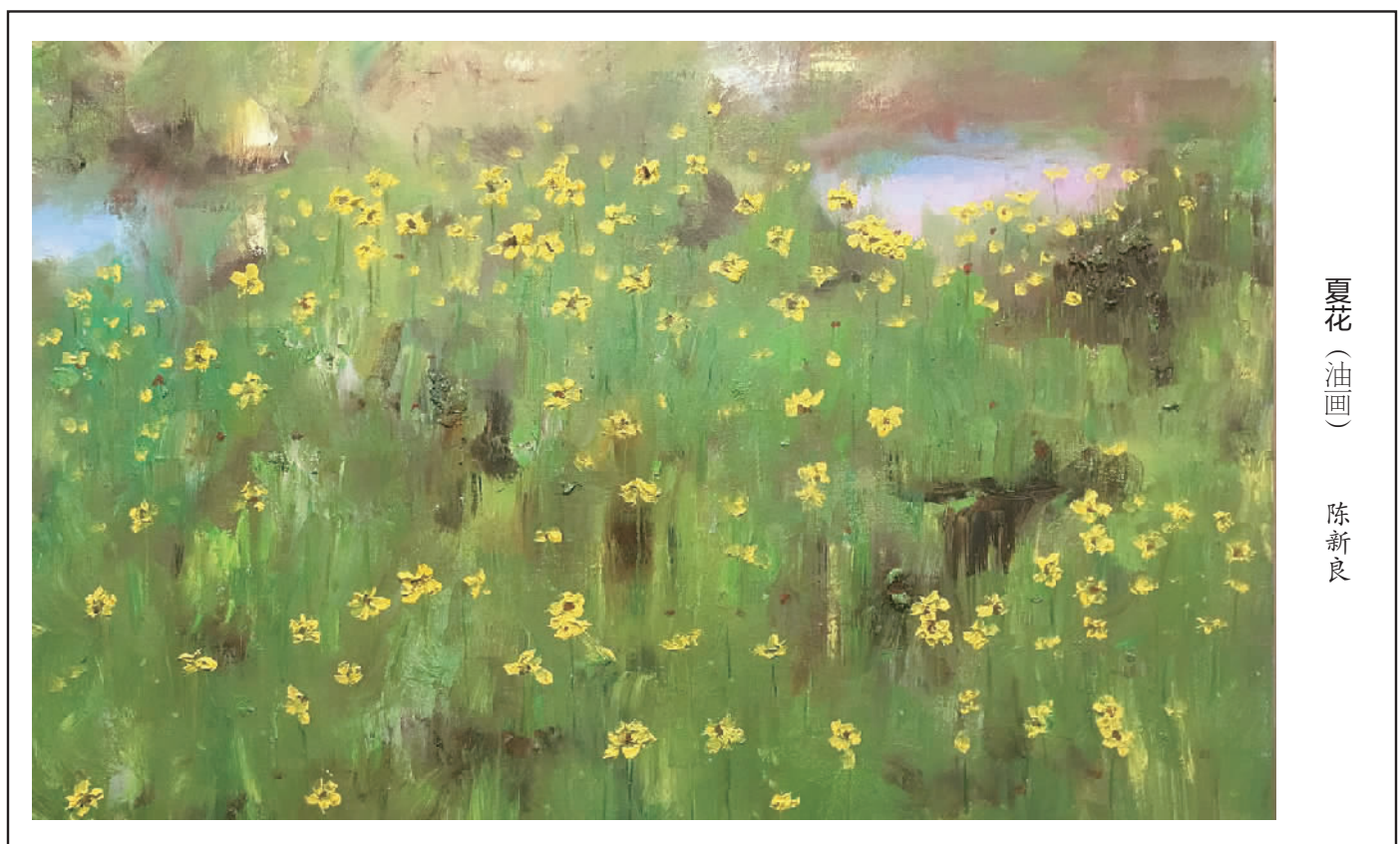
栲栳山，七律，平水韵

层云缭绕上穹窿，翠影苍茫气势雄。飞瀑玉喷灵草绿，悬岩仙弈晚霞空。身临万壑乾坤外，心忘三才宇宙中。忽见烂柯踪已远，青山依旧海隅东。

长溪岭，七律，平水韵

危峦峻岭重重重，曲径羊肠绕远峰。境倚边隅尘事隔，势藏深壑古关封。寄身宦海归途近，遣兴诗泉逸气浓。烽火痕遥生碧藓，云崖依旧水淙淙。

他发现她背后的迅雷的弦全断了，身上早已湿透——全是血。“我不行了！”他抱起她。她在她怀里，脸色苍白。她喘着气说：“我不能跟你去长安了！”她吃力地睁开眼睛，从怀里抖抖索索摸出一颗珍珠。“这是你的珠子，还给你。这把迅雷，曾经有个长安客很喜欢，我本来想去寻找他的……”“我一定带你去长安，你会没事的……不……不……”可是，她的手垂下了，她的眼闭上了。他喊着，嚎啕大哭，可是再也唤不醒她了。他在沙漠中埋葬了她。在沙子最后闭合时，他把珠子塞进了她的嘴里。他听人说，这样，她的肉身就会永生不坏。他回到长安，一如在楼兰。他依旧抱着剑，出入酒馆间。只是，酒喝得更猛了。长安城里有许多胡姬的酒馆。他寻寻觅觅，似乎在找一个，就像多年前寻找被驼队劫走的胡姬。胡姬一走，他的心空了。他恨死了每一支驼队，驼队也恨死了他，他们之间在沙漠上辗转争斗。可是，那么多胡姬，她在哪里呢？他只知道，她的迅雷是弹得最好的。一天，他在酒楼的外间喝酒，忽然听到了一种熟悉而陌生的声音。“迅雷！”她掀开帘子，果然看见一个高鼻蓝眼的胡姬，手抱迅雷，轻挽慢捻。“是你吗？”他走上去，抱住了她……“你是谁？”顿时一片混乱……



夏花(油画) 陈新良

故事与演绎

一个披着头发的浪人，走在楼兰城的街上。他抱着一把剑，人们不知道他从何而来。他有时三天两头露面，有时却一连数月不见人影。

这天，他上了一个酒楼，一人喝酒，剑放在一边。他总是一个人喝酒的。隔着珠帘子，他听见一个女子如奔马般放肆的笑声。他听过的笑声千千万，却没有一种笑声能让他的耳朵为之一振。他不由得向帘子的方向多看了几眼。他本来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这会儿又向酒保要了一瓶。他给自己细细斟满，慢慢喝着。这时，从里面传来一种类似琵琶的乐声，如滚雷一般，激荡人心。“迅雷！”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后来，乐声消停了。突然，一声“啊”传来。他蓦地拿起剑，无端觉得里面发生了不测，掀开珠帘，却又听到了笑声，混合着放浪的脂粉的气息，他知道自己犯傻了。他继续喝着。醉眼朦胧中，看见一个高鼻蓝眼的男子从里面出来，无意中回头瞧了他一眼，走了。随即，出来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慵懒地披着长发，粉面含春，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鼻子高挺，鼻尖贴着闪亮的水晶。

“刚才弹迅雷的是你？”女子点点头，“你喜欢吗？”“好听——你愿意跟我走吗？”“凭什么跟你走？”女子似

忽雷

岑燮钧

在这静得如太古一般的空明里，她长长的手指在迅雷的弦上跳舞，拨动与按压交替着，清越、悠远、激荡，而又铿锵，仿佛快马加鞭奔驰在茫茫沙漠中，又有短兵相接刀剑交锋，他感觉到有人从万人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他抱住了她，她的胸脯如沙丘般高耸，又温暖又酥软，他的手在这饱满而又柔软的沙丘间游动，她马上激动起来，胸脯起伏如沙浪一般。他们沉醉在这无人世界里，忘记了一切。等他们苏醒来，月光声已经近在眼前，而火炬的光芒在四周晃动时，时不时夹带着吆喝和啸叫。

“你在想什么？”她忽然发问，他转头看见她如明珠般闪亮的眼眸。“没什么……”他伸手拨了拨抱在她怀里的迅雷，“你为什么要去长安呢？”“我有一个姐妹去了长安……长安一定很大很大，比楼兰都大吧？”“那是当然。”他觉得他的话可笑得可爱，他又一次拨动了迅雷的弦，“这迅雷的声音很好听，你弹一曲好吗？”

又进去了。他努力挣扎着，但似乎都无济于事。他慢慢靠近风蚀的古堡，想磨擦捆绑的绳索。可城堡太古老了，没有一块石头是有棱角的。直到月过中天，城堡里才安静下来，火把大多已熄灭，只剩下一点点幽暗的光。突然，他手脚上的绳索断了。女子一手拿着他的剑，一手指着她肩上的包裹，示意他赶快走。他们跨上马，飞也似的向东方奔去。没过多久，他听到了后面追赶的声音。他策马飞奔，“抱紧我，抱紧我”，她对她说。女子紧紧抱住他。很快，有人追了上来，他挥舞宝剑，且战且退，好不容易冲出重围。他的耳边只听见呼呼的风声，后面传来尖利的叫嚣，他回头看见尘沙飞扬，似乎在慢慢甩掉追赶的人。渐渐地，东方露出了鱼肚白。终于，只剩下他们两人一马了。突然，扑通一声，女子从马上掉了下来。他猛地勒住马，纵身跳下。“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他急切地问。